

冬雷震震

梅芷●著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人民中文出版有限公司

冬雷震震

梅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ISBN 978-988-12174-8-6

冬雷震震/梅芷 著 中国：人民中文出版有限公司

I. 冬… II. 梅… III. 文学著作 IV. I247.5

中华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1014 号

冬雷震震

梅芷 著

出 版：人民中文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九龙尖沙嘴厚福街 3 号华博商业大厦 18 楼 1806 室

电 话：00852-23682166

印 刷：印源

开 本：787*1092mm 1/32 字 数：133235 字

版 次：2016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45.00 RMB 50.00HK\$

媒介运营：印源

责任编辑：孙岩

封面设计：卢晓洁

责任印制：海意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缘网站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归.....	1
影也抛躲.....	35
冬雷震震.....	79
大雪和小雪.....	95
我就不信.....	127
都是“心雨”惹的祸.....	133
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141
红僵传说.....	151
别这样，老师.....	160
彩色的梦.....	166
太阳好暖和.....	169
一瓣心香.....	174
乍暖还寒.....	176
茶 瓶.....	178
依 依.....	18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84
小涟涟.....	186
依依聚散梦.....	189

归

1

平山村村口，平河堤埂旁，那株不知长了几百年的老樟树下，有一个破败不堪的草棚。天刚擦黑，草棚里钻出一个人，探头探脑地朝四下里看看，一瘸一拐地越过堤埂，到平河边兜水抹脸。末了，他一屁股跌坐倒地，愣愣的，老半天才站起来。他蹒跚着蹭上堤面，朝着村子方向呆望。

他像是下了决心，摇晃着身子，快步朝村里走去。

他在村西头那个破破烂烂的院落外站了下来。屋子里亮着灯，人声嘈杂。他蹑手蹑脚地挨到窗台下偷听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骂了一句什么，又无可奈何地慢慢走开去。

他摸黑回到破草棚，吃力地坐到潮湿的稻草上，低下头。

他实在太累了，没多一会儿，颓然倒在稻草堆里，沉睡过去。

鸡叫声把他惊醒了。他似乎吓了一跳，腾身跃起，老半天才记起自己的身之所在。

再一次走进那个破败院子的时候，他仿佛有些发抖。他候在门口，举起右手，犹豫再三，才轻轻地敲了几下。可是，里面好像没有动静，他只得加大力度重击。

“谁？”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似乎有些吓兮兮，“谁，你是谁？”

他并不答腔，又轻轻地敲了两下。

“是根奇啊？——你等一下噢。”女人颤着嗓音说。灯一闪一闪地亮了。

足足有三分种，门才开了。昏暗的灯光下，女人半裸着身子，闭着眼睛伸出手臂搂了过来。他顺势抱起她，大步走进屋子，把女人扔到床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

女人似乎觉出了有些不对劲，睁开眼睛来，“哇”地一声惊叫。他一个箭步上去，捂住女人的嘴巴，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别喊，不然，杀了你！”

女人筛糠般地浑身颤抖，惊恐地瞪着双眼盯着他。终于，她有点惊喜似地轻嚷：“任孝贵？你是孝贵……孝贵哥？”

任孝贵没吭声，只顾拼命往女人的脸上身上狂吻，两只手不停地在女人丰满柔软的肉体上游动摸索揉搓。女人轻轻地呻吟着，更激起了他的狂热，三下两下剥去女人的内裤……

“什么声音？”任孝贵突然翻身起来，神色紧张地推开女人，“什么声音？”

女人一惊，随即又伸臂箍住任孝贵的脖子，娇声说：“有什么呢？来呀，我要么……”

任孝贵重重地甩开了女人，回手狠狠地给了她一记耳光。他拍了一下床沿，威胁说：“出来！不然，杀了你！”床下没有反应，他弯下腰去察看，然后伸手下去使劲一拉，拉出来一个浑身脏灰浑身发抖的人。见那人伏倒在地磕头不已，女人也慌忙跪下来求情，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任孝贵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人的屁股，厉声喝道：“今天不能饶你——要是你出去乱说，我……”

“不会的，我不敢，孝贵哥，饶了我吧，我是孝青啊。”

“孝青？”任孝贵定睛看看跪在地上的远房堂兄弟，强压着心头的厌恶，装出和缓的口气说，“孝青？快起来快起来——只是，你可别出去对任何人说，不然……”

“不会的，你放心，我要是说出去，你杀了我，我发誓！”

任孝青走了之后，自然又是一番颠凤倒鸾。不消细说。

2

女人叫桃花，与任孝贵原本就有一手，当然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桃花是平山村有名的风骚女人。漂亮娇艳的脸蛋，丰腴婀娜的身段，加上极具挑逗性的言谈举止，招惹了无数的狂蜂浪蝶。桃花本是个童养媳，圆房后没几天，丈夫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做了炮灰，她很快成了寡妇。公公婆婆丧儿心痛成疾，不到半年便都相继过世。因为总有几个包括任孝贵在内的下三烂愿意“接济”她，她的日子并不难过。解放后，社会风气净化了，那些相好不敢再公开与她勾搭，习惯于好吃懒做的她，终于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好在她毕竟年轻，说起来也算是苦出身，很快就适应了自食其力的生活。过不了多久，由热心人撮合，她嫁给了村子里最老实也是最窝囊的男人任根奇——说是“嫁”，其实是“招”。任根奇是从小的孤儿，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亏得桃花前夫家有房三间，从此倒也有了居所。凭着任根奇的勤劳，小俩口的日子也还不错。只是，任根奇玩不来那一套花头刁脑讨女人欢心的把戏，渐渐的，桃花就不满足起来。里里外外，她什么活儿不干，任根奇倒也没什么说的，在他看来，女人本该就得由男人养着。可是，过于安逸的桃花，日子久了，免不了又生出许多故事来。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任根奇听在耳里，气在心上，可他拿不出什么把柄，只好安慰自己，眼不见心净。没曾想，前几天收工回家，正好碰上桃花跟村子里的一个泼皮汉翻滚在床上，一气之下，他抽身就走，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不过，桃花无所谓，有好事人问时，她轻描淡写地说：“进城做木匠去了，他哪里在家呆得住啊。”

直到大天白亮，两人才从温柔梦中醒来。一看天色，任孝

贵吃惊不小。外面，勤快的村民早已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鸡鸭猪狗的叫唤，合着人的吆喝声，不绝于耳。

“糟糕，出不去了！”任孝贵懊恼地说。

桃花也有些紧张，她想了想说：“你还是在柴房里躲躲吧，天黑了再说。”

任孝贵万般无奈，只好躲藏在柴房里，惴惴然听自己的心跳。桃花心里也很不踏实，但她装得十分镇静，敞着大门，靠在门框上，悠闲地看着忙忙碌碌的村民，大声同他们斗嘴逗趣。

晌午时分，桃花关起了门，这是她的习惯。村里人知道，她要避着人做好吃的了。

桃花把饭菜送到柴房里。任孝贵风卷残云吃完了，还没等桃花收拾好碗筷，就又扑过去同她抱作一团。

昨天晚上，桃花就想打听任孝贵这些年在哪里、干了些什么，可她不敢。这会儿，等完了事之后，她作出一种娇滴滴的口气问道：“死鬼，这么些年，你都躲到哪里去了，想死人家了。”

“唉，一言难尽。”任孝贵亲了一口怀中的女人，不无悲伤地说，“那一天，我逃出去后，东撞西撞的，最后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里落了脚。没想到，共产党突然搞起什么肃反来，看看要出脚了，只好开溜……”

任孝贵一把推开桃花，咬牙切齿地说：“他妈的，我要把他们统统杀掉，杀个精光！”

桃花吓了一跳，慌慌张张地穿好衣裤，收拾起碗筷之后，逃出了柴房。

3

任孝贵的祖上是前清的一名举人。虽然他终生未入仕途，但在当地乡间，“举人老爷”的牌子也够威风了。再说，他们祖祖辈辈没有一个不狠心敛财的，到了民国初年，任家已成了富甲

一方的大地主。无奈在子嗣方面，任家却实在不行。有人说这是老天报应，反正四五代下来，只落了个勉强单丁相传——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有谣言说，任孝贵的父亲任忠富并非举人老爷亲生，而是一个出身青楼的小老婆肚子里“带”来的，也不知是哪一个“瘟猪”的“野种”。当然，这只能私下里说说，让任家的人听见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据说这个不知来历的任忠富出生之后，被任老爷视作龙种凤胎，惯宠溺爱得让一般人难以想象。反正他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月亮绝对不会给他星星。这倒好，还没成年，任忠富就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万贯家财竟被荡得七零八落，直把举人老爷气得北斗归南，一命呜呼。好在破船还有三千个钉，再怎么折腾，任家在当地依旧是首屈一指的财主。加上任家老小个个心狠手辣，尽管任忠富花钱如流水，自有昧心钱进帐弥补。到了敌伪时期，任忠富做了万人唾骂的伪保长；日本佬投降之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村长。于是，任家的富贵谱儿越摆越大，一家子横行霸道。四方乡邻吃足了任家的苦头，却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有人说，要不是早一点解放，姓任的肯定会当上乡长，那样的话，就更没有百姓的活路了。

乡间有句俗话，叫做“阿爸老子做宰相，儿子走路可横撑。”任孝贵仗着其父的威势，也是小小年纪就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了。而且，他比当保长、村长的老子更加狠毒。见着喜欢的物件，无论是谁的，他说要就要；见着人家漂亮的姑娘媳妇，让他看上了，谁也跑不掉。后来他索性去了国民党部队，混了个什么官当当。这一下，他越发威风了，整天拿着一支木壳枪指来瞄去，村人见着他跟撞上瘟神似的，唯恐避之不及。

不过，任孝贵时运不济，好景不长。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很快过了长江，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国民党部队打了个落花流水。任孝贵是个怕死的人，见来真的了，连忙开小差躲了起来。但是，也正因为这样，他来不及跟着那些残兵败将逃往台湾。他知

道自己在当地劣迹斑斑，共产党和那些苦大仇深的乡里人准保饶不了他，他只好落荒而走。

那时节，他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纵横五个省，转辗数千里，最后到了川西的一个小县城，隐姓埋名，住了下来。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的道理。于是乎，他摆出一副极老实极和善的样子，慢慢的，那里的人竟对他产生了好感。刚解放时，百废待兴，到处都需要有知识的文化人，任孝贵恰好读过几年书，于是，他伪造履历，居然没费上什么周折，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县里的税务局里当会计。平日里，无论是对同事对领导，他都十分和气热情，工作上表现得非常认真积极。背地里，他却巧妙地大做手脚干了贪污的勾当。他还常常找出那支偷藏下来的手枪擦拭把玩，梦想着有朝一日天下大乱天下大变。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之间几年一晃而去。突然有一天，他听说共产党要搞什么“肃清反革命”运动了。没几天工夫，风声果真越来越紧，不时有罪大恶极的逃亡者被揪出的消息传来。任孝贵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神经过敏，反正他发现别人看他的眼神老是异样兮兮的。他实在受不了日益加重的精神折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带上几年里贪污下来的大量钱款，匆匆忙忙地又一次做了丧家之犬。

两天前，任孝贵悄悄潜回平山村之际，已是掌灯时分。他幽灵般躲躲闪闪地来到自家的大院外窥视。他不敢贸然进去，他知道他家的宅院肯定早已被村里的穷鬼瓜分了。果不其然，躲在院外的大杨树下，他发现里头的居住者一个个全是当年的那起穷光蛋。

没奈何，任孝贵只好溜出村子，无目的地在漆黑的平河堤边踟蹰。他真想狂奔咆哮，可他不敢。他清醒得很，他仿佛看见，一双双仇恨的眼睛正对着他虎视眈眈。

他在堤埂内的桑园地里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宿。他很担心会遭遇毒蛇，幸好无事，他只是与凶狠的蚊子抗争了一夜。

天蒙蒙亮时，他懊恼地发现，就在离他过夜处不足百步的地方，有一个草棚。他蹑手蹑脚地过去一看，空的，没人住。他很快钻了进去。他不敢掉以轻心，整个白天，一直紧张地从草棚缝隙里朝外窥视，警惕注视着四周的动静。很意外的，居然始终没人靠近过草棚。

对于这次还乡的目的，任孝贵自己也说不明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要打听家人的下落。他不知道自己以后该怎么走，凭本性，他真的想把那些分他们田地财产的人统统斩尽杀绝。他恨哪！

从桃花那里得知，他爹娘还没等苦大仇深的村民找他们偿还血债，自己先连惊带吓早早死去。他父亲的小老婆一个个作了鸟兽散，唯有他的那个妻子简芝馥平安无事，这些年来，一直在村校里当教师。据桃花说，简芝馥一解放就跟任家划清了界线，搬到学校里去住了。

任孝贵恨得直咬牙：“看我不做了这臭婊子！”

4

简芝馥是四乡八邻有名的美人。简父是一位三代祖传的乡间医生，精通岐黄，妙手回春，医德高尚，无人不敬。但在那个旧中国，靠“三个手指一管笔”吃饭的简先生，也难以摆脱任家的欺压盘剥。简芝馥是简家的独女，不仅漂亮聪慧，心地也十分善良，村里人无不交口称赞。简先生夫妇本意是想让爱女承继家传的，无奈她意不在此，作父母的只好由着她考上了师范——她的理想是做一名乡村教师，帮助自己的乡亲脱离愚昧。她常常说，她要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乡风，再造乡民。

然而，没来得及走出师范校门，简芝馥的梦想破灭了。

那天正是中秋，简芝馥兴冲冲地回家过节。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任孝贵这个恶棍碰个正着。当时，任孝贵正好在平河堤上闲逛，见到简芝馥过来，眼都直了。他当即涎着脸猴上前去搭讪。开初，简芝馥以为只要自己不去撩攀人家，总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可她哪里知道，任孝贵不是一般的无赖。等到任孝贵嘻皮笑脸动手动脚起来时，她想逃也逃不脱了。

任孝贵对简芝馥早已垂涎三尺，只可惜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他曾经说过，对付简芝馥这样的女学生是绝对不可以用强迫手段的，可这会儿他又突然改变主意，他按捺不住心头的那股邪火了。

简芝馥衣衫破碎地跑回家里，抱住母亲嚎啕大哭。简太太听爱女断断续续诉完遭遇，几乎气晕过去，母女俩抱在一起哭作一团。简先生气得浑身颤抖，卟嗵一声跪倒在地，举起双手悲嚎：“苍天啊，这是什么世道！”随后，他昏厥了过去。

一家子还沉浸在痛苦悲伤之中，桃花却一扭一扭地为任孝贵做媒来了。桃花在村子里口碑一向不好，简家是清白人家，与她素无往来。但夫妇俩谦和厚道，对来客总是以礼相待，少不了强颜欢笑，奉茶让座。及至桃花说出来意，夫妇俩勃然大怒，把还在花言巧语喋喋不休的女人赶了出去。

任孝贵没听完桃花的报告，猛地一拍桌子：“老东西，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说出的话，就是圣旨，谁敢违抗！”

第二天下午，任孝贵带了一伙丘八，蛮横地将简芝馥抢走了。那伙丘八在任孝贵的指使下，把简先生夫妇打了个半死。任孝贵得意地狞笑着，留下一句话：“老丈人，我这叫先礼后兵。”说完，他轻蔑地往简先生脸上吐了一口唾沫，扬长而去。

经过这一番折腾，向来体质单薄的简先生一病不起，没几天工夫，含恨撒手人寰。简太太待丈夫咽下最后一口气，大哭一

场之后，找了一条绳子，在简先生床前投环自尽。

也是简先生夫妇太性急了些，那些日子，正是反动政府风雨飘摇的当口。没过半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人民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他们家乡。

简芝馥在任家受尽了欺凌。任家的人，似乎哪一个都有权对她打骂羞辱，一天到晚，她只可以待在所谓的“闺房”里发呆，偷偷地以泪洗面。她没日没夜地思念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她为再也不能回学校而痛心疾首。她没日没夜地思念视她为掌上明珠的爹娘，她根本没有想到两位老人早已命归黄泉。当然，她更不知道世事正起着惊天动地的变化。

有一天半夜，简芝馥突然听见了那个所谓的婆婆凄厉的哭嚎和恶毒的咒骂。她隐隐有些欣喜，莫非这世道真的要变？

其实，在学校里，她是听说过某些传闻的。有一位叫叶泉涌的男同学，还曾不止一次地跟她讲过浅显的革命道理。不过，那时的她光想好好读书，以为那些剥削压迫或斗争反抗同她没有什么关系，常常只是一笑了之。经过这几个月从肉体到精神的种种苦难，她才感觉到了自己当初的幼稚与无知。

天，真的变了。外面传来了锣鼓声口号声。任家的大小，似乎一下子胆小怕事起来，见到她时，居然还点头哈腰地谄笑。任孝贵没有再回过家，简芝馥觉得又奇怪又欣慰。那家伙让解放军打死才好呢。

简芝馥感觉到自己的腰杆子突然硬了起来。她几乎没有多加思索，昂着头走出了任家。那几个人眼睁睁看着她，一声不敢吭，任忠富的一个小老婆甚至还讨好地向她作了一个笑。

走出门口没几步，简芝馥就疯也似地直往“自己”的家里跑。她是满怀着激动和喜悦的。然而，等到她冲进家门，刚喊出一声：“妈，我回来了！”猛然看见厅堂正中的两幅遗像，她顿觉天旋地转，颓然瘫倒在地……

简芝馥到底还是熬了过来。她很快想到了母校，想到了叶泉涌。她要去找他。

到了学校，她没有见到叶泉涌。她的老师告诉她，叶泉涌这几天很忙，他在县里开会。原来，叶泉涌是地下党派到学校里来的，解放了，自然会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简芝馥悲愤交加地把自己的一腔苦水在她敬爱的师长面前彻底倒了出来。她希望学校可以帮助她，她说她也要参加革命工作。本来，简芝馥这一年正好能够毕业，可现在她的学籍没了。不过，学校领导对她的遭遇十分同情，表示一定帮她想办法联系工作，让她回家耐心等待。果真，没过多久，简芝馥就接到了通知，她被派回到平山村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简芝馥没再进过任家的门，任家人当然更不敢去招惹她。

简芝馥也没有回自己家里去住，她把心思全放在了学校和那些可爱的农家娃娃身上，她真正做到了“以校为家”。村子里，没有人不尊敬她，学生也个个把她当作知心的大姐姐。

简芝馥以为任孝贵早已死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可怕的黑影正悄悄地向她逼近。

5

天又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煞是吓人。简芝馥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已是十点钟了。她走出房间，上各处去查看了一下，来到隔壁的房间外，推了推门，开了，她不由得嘀咕道：“阿虎怎么回事，到现在还不回来。”

简芝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脱去外衣，靠在床上看书。

门外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是林阿虎回来了？简芝馥笑了笑，丢下书，转身朝床内侧躺下，竖起耳朵谛听。果真，“呀”的一声轻响，房门开了。简芝馥没有吱声，微微闭上眼睛，任来人一步一步走近床前。简芝馥还是没有作声，由着他伸手在她身

上摸索了一会儿，才旋过身来伸展双臂一把抱住了对方。那个人似乎吃了一惊，慌忙挣扎着要直起身来。简芝馥倏地放开手，睁开眼定睛一看，大惊失色。她猛然从床上一跃而起，厉声喝问：“谁？你是谁？”

那个人并不搭腔，反而又扑了上去，紧紧地搂住简芝馥，一边亲嘴一边上上下下地胡摸乱扯。简芝馥拼命反抗，大声呼救。外面雷雨交加，声音根本传不出去，但简芝馥仍声嘶力竭地呼喊挣扎着。盛怒中奋力反抗的简芝馥终于借着昏黄的煤油灯光看到了一张狰狞的面孔，一张足以使她做一辈子恶梦的恐怖面孔。她触电般地浑身一痉，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猛然一掀，竟然把身上的家伙从床上推了下去。她赤脚跳到地上，冲到桌子旁拎起一把椅子，朝正从地上爬起的人砸去。那人灵巧地一扭身躲开了，抢过去反手拧住简芝馥的右臂，又顺势一拉，将她的另一只手也抓住了。简芝馥哪肯束手就擒，疯狂地蹦跳着，挣扎着，但终究气力单薄。她破口大骂了：“任孝贵，你这个魔鬼！——救命啊，快来抓……”

就在这个时候，任孝贵的背部受到了猛烈一击，回头看时，只见有个人正朝他扑将过来。任孝贵慌忙丢下简芝馥，抽身应付。两个人很快混战起来，扭作一团。

简芝馥显然吓坏了，目瞪口呆看着他们拼死搏斗，及至听到一声“你快跑，快去叫人”，她才恍然大悟夺门而出。她冲进瓢泼大雨之中高喊：“快来人哪！快来抓任孝贵……”

喊了一会儿，简芝馥突然害怕起来，又转身跑进屋子。还没等她看清里面的情形，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她知道大事不妙，但她毫不畏惧地冲上前去，边跑边喊：“阿虎！阿虎！”

原来，听见简芝馥的喊叫，任孝贵沉不住气了。他感觉到自己在林阿虎面前并没有什么优势，便想早点脱身逃跑。无奈林阿虎不依不饶，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蛮力，雨点般的拳头没头没

脑地砸过来，打得他两眼直冒金星。他不由得慌了神，掏出那支本不敢贸然动用的手枪，对着林阿虎的前胸胡乱扣动了板机。

林阿虎并没有倒下，他捏紧拳头拼尽全身力气对准任孝贵的太阳穴揍去，几乎是同时，他又抬起左脚朝任孝贵的裆下猛然一踢，任孝贵惨叫一声，轰然翻倒在地。

林阿虎踉踉跄跄地向前歪了几步，被刚奔着进来的简芝馥一把抱住。林阿虎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我、我……不要紧……你快、快、快拿绳子，把他……绑起来……”

简芝馥伸手把一根晾衣服的麻绳扯了下来，两个人七手八脚地将死狗似的任孝贵捆了个结实。

简芝馥小心翼翼地把林阿虎扶到床上，嘴里不停地问：“你伤在哪里？你伤在哪里？”

“不要紧的……”林阿虎用右手捂着左肩膀，有气无力地说，“赶快去叫人……”

话音未落，村长阿勤伯带着一群民兵赶到了。他们并没有听见喊声，是桃花向阿勤伯报告了。原来，桃花无意之中在任孝贵的挎包里发现了一支手枪，她吓坏了。刚才，任孝贵一脸杀气地说要去找简芝馥，她感觉到要出大事，怕到时候自己会说不清，还不如争取主动。

接下去是兵分两路，阿勤伯率领几个民兵，连夜把任孝贵押往县公安局；简芝馥则随同另外几个村民护送林阿虎去县医院救治。

几个月后，任孝贵被判了死刑。

林阿虎因此成了人人钦佩的英雄。

然而，简芝馥依旧当她学生的老师，依旧守着那些孩子生活。

平山村小学有三十来名学生，分成四个年段，却由简芝馥独自执教。每日里，她车轮似地转动，累是挺累的，但有这么些

个天真活泼的孩子伴着，至少在白天，她的生活还是很充实的。

林阿虎也曾是她的学生，而且是一名很特殊的学生。现在林阿虎出名了，她为此感到高兴和欣慰；可是，内心深处，却渐渐地有一种非常明确却又说不出口的惆怅在弥漫在扩张。

6

村里的人都说，林阿虎是个苦命的孩子。没满周岁时，他娘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爹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到解放，眼看能过好日子了，没想到，在一个台风暴雨之夜，他家那间破草屋被狂风摧毁，他爹让屋顶上一根锋利的竹竿戳穿肚皮，当场丧生。林阿虎命不该绝，被倒扣在一只没门的橱子下面，避过一劫。村民们把林阿虎从废墟中挖救出来时，一个个都惊得目瞪口呆。一位老先生念念有词地说：“这小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必有后福！”

可是，“必有后福”的林阿虎眼前却无家可归了。当天夜里，阿勤伯把他领到了自己家里，可这到底不是久长之计啊。阿勤伯自己也难着呢，一家子老老小小九口人，嘴巴多，劳力却少。正犯愁着，简芝馥来了。她没有多少话，只对村长说：“以后阿虎就跟我吧，反正我没有负担。阿虎是我的学生，我有责任的。我会把他当自己的弟弟看待。”

那一年，林阿虎13岁。

从此，林阿虎不光光是简老师的学生，还做了简芝馥疼爱的小弟弟。林阿虎感觉到了从来不曾有过的温暖，这种温暖甚至连他曾经有过的父爱都无法比拟。

当初，林阿虎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由于生活窘迫，当爹的不仅不管儿子的学业，还常常为了多个帮手而怂恿他逃学旷课，林阿虎的学习成绩很不好。现在，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疼他怜他的老师姐姐，饱一餐饿三顿的忧虑早已不复存在，他可以一门心思